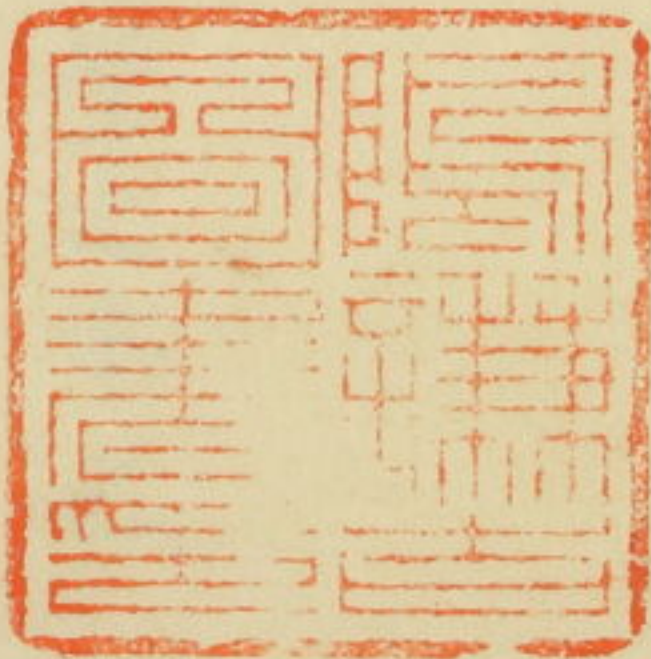


15
20
1



紫芝園漫筆卷之一

信陽太宰純德夫著



論語琴張原思二子所記也何以知之孔門諸子例稱字亦
有以字稱者唯宰曰憲問耻兩處直稱名可見二子所自記
非他人之筆也然以全昏觀之蓋前十篇琴張所記其文簡
而音後十篇原思所記其文詳而核亦二子才性乃尔程子
謂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豈其然乎
三省猶言三讓三復三者詳辭不必泥三次之數朱子以為
三事曾子所省偶止三事耳若四事則將曰四省耶

道千乘之國矣乃堯舜帥天下之道千乘且小言之也程子
謂其言至淺豈知言者哉

敬事而信敬猶重也敬事者号令不苟也信不渝也不敬事
則信不保思信故敬事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
人謀及卜筮敬事之謂也易云漁汗其大言信也所謂令
行禁止非敬事而信未有能爾者也楊中立謂上不敬則下
慢不信則下疑矣收就人主心上而言故曰敬事而信以身
先之也迂哉嗟夫主一無道之訓自程子唱之論二不知其
非則中立之徒誤解其章何足論哉

賢二好德也易色者色不足悅其心也好德忘也學之本也
人而如斯猶自言曰未嘗學慎之至也可謂之學矣子吳才
老乃恐其流之弊至於廢學何哉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
孝矣聖人之言至矣盡矣尹游之徒尚何議焉

何以患不知人昏曰都在知人在安民堯舜之治始於知人
終於安民然安民亦在知人不知人無以安民故君子患不
不知人也

五十而知天命知道之不行也孔子它日言之道之將行也
興命也道之將廢也興命也古者四十始仕五十而為大夫

服官政故五十君子方行道之取也孔子少學五十而無所
行其道然後知天命之無奈何也朱注天命即天道之流行
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其所謂天理者孔
子五十而知之不亦晚乎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無違言無違於禮也孝經云非先王
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
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貳言身無貳行言滿天下
無口過行滿天下無然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宗廟蓋卿大
夫之孝也夫卿大夫者人臣之貴位非士民比故其孝在遵

守禮法為國柱石保家守宗廟君子教人每視其人品懿子
大夫也故告之以大夫之孝也朱子云無違謂不背於理不
見下文所樊遲生事葬祭以禮之言耳程子云告懿子告衆
人者也亦未深考耳

君子不畜君子大人之美号也不畜用不利也

舉直錯諸枉錯與措全置也諸之也言舉直者置之於枉者
之上也舉枉錯諸直亦然自旧注視錯字如棄因以諸為衆
義朱子從之不知錯者即錯其所舉者也禮記云舉而錯之
易云舉而錯之天下之民古辭乃尔安独不尔哉至於告樊

遲則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安言化道也子夏親之但
言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亦未始言屏弃不仁
者其美尤可見矣大也錯與弃自有分別錯猶言束之高閣
也如刑錯不用弗能弗指之美是也弃猶言委之美壞也如
弃而遠之不弃敝蓋之美是也鮮論語者謂錯為弃美豈不
謬哉故曰注亦有不可尽信者焉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者
天也天動物也其心至神至妙非人心常理之所能測也故
聖人畏天朱子謂天即理也理死物也如朱子可謂不知天
也理學之害大矣哉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歐陽公云聖人之教人
性非所先實謂此章之指可謂知言矣公之識見非伊洛諸
子之所及也

雍也何以可使南面家語樞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
不深怨不錄曰罪是冉雍之行也在貧如客簡也使臣如借
寬也曰簡曰寬是乃君人之道也昏玄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舜也仲弓有是德故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因問子桑伯子
二二好簡仲弓平日慕之故以矣為問而夫子亦興其簡則
仲弓從行所以宜南面其不在斯字簡之用大矣哉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乃政之用仁之術也知之者士大夫以上之吏民則不得知之特由是道而行耳所謂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安陶唐之治也若使民知之則生厉階矣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若然者將舉天下之人民責之以君子之事也聖人欲之哉且安章非言教也程子誤矣

牢曰安琴張因記安章并他日所聞夫子之言興安章相殺者也而錄之也吳才老以為弟子記之即令閔子季路之高年而秉筆安敢名其友哉可謂謬矣

韞匱而藏者求善賈而沽者安子貢以其所疑問於夫子也朱注以為故二端以問是也何以知其為疑問於諸字見之也凡諸字在句中則訓之乃有所指之辭如六諸斯則諸夫子有諸已求諸人之美在句末者疑辭如諸其舍諸其猶病諸之美及安所云唯其諸居諸諸辭並無意義也然在句末雖為疑辭其實亦皆有所指仍含之字之意故句末有諸字則上字必活如有舍病藏沽可見矣今人或概為諸非是衣敝盪袍興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興子路好勇如安者可謂善用其勇矣不牧不求何用不減呂興林去貧興

富交強者必收弱者必求斯言信然

詩無常義唯其所取古人以為義之府豈不然哉故膠柱鼓瑟者未足興言故觀於子貢子反之言故可見矣逸故去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尔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孔子之說故如矣可以為法然其義則不知其何謂爾朱注以為仁遠乎哉之意得非身質言若子矣謂私造規矩以正天下之器

惟酒無量見孔子之善飲矣夫酒所以合歡固不可為之量且人之氣體無常或少飲即醉或多飲亦不醉誠如淳于髡

之云程子謂但浹洽而已予謂浹洽亦隨其人之量不全也不撤薑食薑孔子所嗜故必食之也朱子謂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然則不通神明去穢惡者聖人決不食之乎食物

乃品其通神明去穢惡者除薑外尚何不多食泛言孔子節食也朱子謂適可而止無貪心也則以為不多食薑歟矣句偶在不撤薑食下耳

君子不忘身而博人之悅故不敢嘗康子之藥也不以虛人之饋為嫌也

既焚馬在既人所救故不必問惟恐人為救馬而傷焉故問

之也朱子云貴人賤馬理當如矣可謂鑿矣
君賜生必畜之留而觀之長君之惠也朱子以為仁君之思
非也

迅雷或為災或為震風烈亦喜壞室屋敗或傷人皆不測之
殃不可不慎故改容以待也

君子之志在行道行道以人才為先是故君子達在上則育
英才於野所以立功於當收也寔在下則育英才於野所以
傳業於末世也故曰溥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君子樂之孔子
雖不過收然集一收後士於門下而教育之多至三千秀至

七十彬二子盛哉其樂可知矣及其有先夫子死如顏淵子
路廢而不用如伯牛者也不徒其死若廢之為可哀痛因以
知命之已於我故於顏淵則曰噫天喪予於子路則曰噫天
祝予於伯牛則曰命矣夫其哀痛為何如哉及至獲麟然後
見天命之寔于斯矣春秋豈得不作哉

或問論語於諸子字之而牢曰興憲問直昏名故吾子新為
琴原二子所記良有以也然則宰予昼寢興求也為之聚歛
何以名之豈知矣二章非二子所自記子曰詳其文体矣二
章非二子所自記也意者是二子實獲罪於夫子故記者恐

而名之六猶春秋名有罪者也蓋所以尊夫子而宣其威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子何不曰見賓承祭而必
曰大賓大祭夫從莫大乎仁非大無以成仁德如見大賓者
事不煩瑣也所謂篤恭而天下平也如承大祭者事不擾亂
也所謂如烹小鮮也仁者每用心於大處不為小事所累故
其見於事者如安然非怒何以得民心必也已所不欲勿施
於人然後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此仁之極功也昏曰墮下以
簡御衆以寬斯之謂也朱子解上二句以為敬以持己而專
以心法為說與佛氏之見何異悲夫

民無信不立信字即上文使民信之與之信謂号令不再也
不立以政言朱注解矣勿但論心法非也未去使民亦寧死
而不失信於我尤非也夫政者出於上之人君子為政豈
期民之信於我乎必使号令一出不易則蠢愚者信而不後
疑狹黠者畏而不敢犯政之所以立也民苟不信我法則政
不立而亂矣

哀公問於有若朱注稱有若者君臣之詞余按家語有若字
子有禮弓孟子非君臣之詞而皆稱有若未有稱字者焉蓋
是子以名行也不然哀公問社於宰我何獨稱字哉

百姓足君孰興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興是至哉有子之言後世富國之術何出乎安昏去民惟邦本二固邦寧

居之無倦即文所謂不鮮于位民之攸暨也如朱子云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是一全以心法言非夫子之旨也行之以忠者視國事如家事也朱子云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裡如一矣則似矣然亦非夫子之旨也夫子張問政孔子但言為政者居位執事當如是初不以心術言之朱子以忠字屬心術遂解全文如安噫忠固在心然孔子云行之以忠則仍以行事言之豈徒然思忠而已哉至於存心之說則理學

家之常於豈非無替之言而要非安章之本旨也愛人知人仁智之事而其功極也韋陶云都在知人在安民惟安二字是通堯舜之所以治天下也愛人欲其各得其所知人欲其各竭其才然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夫聖人之能莫大乎仁聖人之道所以行仁也仁者何愛人二二則必有其政苟有愛人之心而無愛人之政則人不被其沢愛人之云乎哉是故聖人愛人則必有愛人之政然愛人之政待人而行得人則知人故智莫大乎知人蓋子云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如堯之舉舜二之命九官湯之用伊尹高宗之相傳說

文王之相太公武王之有亂臣十人皆所謂為天下得人者也。至人言約而旨博。雖以樊遲之親炙而習聞之。且未達其義。故夫子重告之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直夫人有直者。有枉。直如汲黯者。不難知。惟有似而非者。斯難知。枉者。左難知。君子既知直。又知枉。是謂知人。然後舉直者。而錯之枉者之上。則枉者化之。行將自直。是謂能使枉者直。所謂愛人為仁者。如是。若夫舉一直而捨置衆枉。豈愛人之道哉。故子夏歎之。惟言堯舜舉臯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皆遠。但鮮一舉字。而錯在其中。與朱子之辭。何其謬也。自古注亦也。是故

君子莫大乎知人。二莫先乎知賢。能知賢而舉之。則天下且不足治。又何患不肖者哉。

道者何曰仁。二難知。難能何以知其方。曰朋友講習。何以會朋友。曰文二者何曰。六經文之用大矣哉。

先之勞之二之字。皆指民先之。即後章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勞之猶言死之也。昏曰君子。所其無逸。勞之之謂也。子路問政。夫子之言。盡之。迨其清。益但反前言。以戒之。故云不鮮。干位。民之攸墜。無倦之謂也。夫士君子從政。少事則勤。王事則惰。於其初也。猶或黽勉及其

久也鮮能無倦故夫子答子張亦曰居之無倦由是觀之其政可知也嗚呼無倦二字其為政者護身之符歟

逆豆之事有司存漢丙吉曰宰相不親小事先有司也教小過所謂愛人也不則人苟免罪而不盡其心舉賢才所謂知人也舉直也仲弓為季氏宰如夫子所告雖治天下亦不過此舉尔所知則不啻人薦人：將自薦其得人也何限郭限曰謂自限始得夫子之旨者也

大哉正名之聞國家也我東方五百年來國家大名不正海內憂之莫矣西東人心憂之不知所向即有王者興於其間

亦將如禮樂何是故民為禽獸之行終身不悟者殆：皆是豈惟民哉士大夫亦然此無它無禮樂故也嗟其名之不正其害則亦大哉名字使孔子生于我東方則亦寧不在其所先邪

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合前章其身正不令而行俱可以親前章政者正也之章乃正鮮也為政者所當知也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知二調和也合吳曰和同則同美相合而已譬之味善為飲食者必合衆味為一而得其和君子之道也若夫以甘合甘以苦合苦則謂之同非五味之

和也。小人之道也。聖人作樂見安意者也。夫樂有八音，有五
音，有十二律，及其合而養之也，諧和如一，無相奪倫斯之謂
和。若夫官與官合，商與商合，無復合異，則不成樂矣。無和故
也。世俗之樂，乃有尔者焉。故安章之義，必學樂然後知之矣。
明安章之義，然後達聖人作樂之本旨矣。

邦無道，危行言孫。夫言行君子之樞機，然後從之，庶幾不可
為。邦無道而不破，房也。口為福門，多言屢寃於治世，尚在所
戒。況於邦無道乎？故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安之謂也。

君子哉。若人尚從哉。若人君子者，有從之稱，才有從之華也。君

子豈不欲才哉？特惡其以之加從耳。故有從而無才，不失其
為君子；有才而無從，不免其為小人。故曰：如有周公之才之
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況無周公之才之美乎？苟不
從而才，內不可以自治，外不可以治人，祇足以取禍而已。是
盆成括所以死也。豈惟一盆成括哉？上下數千歲，以才自戕
者，不可勝記。可不慎乎？是故君子尚從，不尚才。孔子以安美
南宮适有旨哉。

子路問成人。孔子言如臧武仲不欲，如公綽勇，如卞莊子蒞
如冉求，四者皆所謂國家器用。若修飾之以禮樂，則皆可以

成人矣夫禮樂從之則也古之所謂道者禮樂之謂也故人
虽有才苟修飾之以禮樂譬猶為方圓平直而不以規矩準
雖成則偏然而已欲其無差失難矣顧不危哉是故君子養
人之才成人之德禮樂焉資周官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
王法審禮樂以造士先王之道乃尔矣何以不言教者蓋之
府也四教實樂正所掌孔子專言成德故但言禮樂而教者
在其中也由是觀之孔子之教可知矣程子謂合四人之能
文之以禮樂朱子六曰兼四子之長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
樂皆非也孔子他日答季康子言由也果賜也達求也執皆

可以從政未始言兼三子之長矣章詒意與彼何異夫人各
有能者不能若必一人兼衆能乃謂之才則天下步人矣之
謂求備於一人大非君子用人之道也程子去語成人之名
非聖人孰能之朱子亦謂亦之為言非其至者矣亦主張其
所謂學為聖人之說而言也愚竊謂亦多端之辯夫子說兩
般成人兩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成人不同也夫人心之不同
如其面焉才固多品從亦不一故君子教人即其才養之以
道苟其蓋足以為士則通謂之成人何必同故曰亦也若必
極人倫之至然後謂之成人則姜農以下迄乎孔子歷三可

誌何煩子路之問哉胡氏謂今文聖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與
不識古文泥曰字也古人之文一章有兩曰字者不少尚昏
以下考之可觀必以為別人之言則失其美矣

子路子貢皆不滿管仲實疑於孔子二二不辨二字所疑独
稱管仲之功能一則曰如其仁二二一則曰微管仲吾其
被髮左衽矣孔子之稱管仲可謂盛矣然它日乃曰管仲之
器小哉如錢之而實惜之惜之愛之也合而觀之夫子微意
所在蓋可知矣程子以美不美論之朱子以功罪議之皆所
謂不知言者也

陳成子弑簡公朱注引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賤人得而
討之仲尼與拳先祭後聞可也甚哉宋儒之文深而刻也孔
子所為而且議之其餘諸賢何所不議孔子曰信而好古又
曰君子有三畏二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若胡者可謂無
畏矣

沒世興終身不同終身謂至死也沒世謂沒後也大學
沒世不忘論語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若作終身則不可今人
多以沒世為終身之義誤也
羣而不黨即和而不同之意

季氏將伐顓臾論語所記唯此章為最詳此乃孔門踐論之
文也典實可法

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矣乃夫子一大事回緣宋曾安
設令為子路不得已而發之於斯也夫子亦不得而不盡言
是知其亟稱管仲之功而小其善寧得無意乎

聖人之道在禮樂教亦在禮樂而不在言語猶天之不言而
四時行焉百物成焉故孔子欲無言自子思孟子而下以言
語明道立教禮樂二字廢矣其流為後世踐論卒啓宋儒理
學之路言語之弊於道如斯夫孔子之言其苟所慮而發興

本之則無如之何本即林放所問禮之本是也洒掃應對進
退禮之末節而必有本焉本之者即究其本也朱子以為正
心誠意之事者非是

喪易於盡禮難於致哀喪之有禮所以助哀也禮至哀亦至
故喪不可以無禮然貴賤有分貧富異力故惟得之為有財
者可以盡禮否則禮不可盡矣若哀則在己致之興不至無
關於禮君子執喪而致乎哀雖止於斯不亦可乎子游之言
可謂知本矣朱子以為過於高遠何也嗟乎宋儒果賢於孔
門諸子與吾未之信也後章曾子之言亦可以徵矣

曾子稱夫子稱孟莊子之孝所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也
蓋見尹氏游氏之論悔聖言者也

大學云明二德上明活字昭美下明已然之明易云自昭明
從興美同凡人言明從皆謂君上之從也未有稱諸無
位者也然自經傳至諸子百家指君從之已明者而言則必
曰明從不曰昭從若言明其從則或用明字或用昭字矣而
字其美無異所謂明二德者言居上昭明為君之從如日月
在天而便下民仰之也易云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從
美其美也宋儒以學者之工夫大失古美下文所言欲明二

德於天下豈學者之事哉且古人或云明從或云昭從皆以
功效而言未有以工夫而言者也李斯曰泰山不讓土壤故
能成其大河海不絕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
明其從矣正以功效而言者也斯雖凶人而是收古言未變
古美未亡且其學出於荀卿必有所受矣故其言亦足以為
批也宋儒不知古言不通古美乃欲使天下之人去氣稟之
拘除人欲之蔽以後本然之明是浮屠之教於吾聖人之道
冰炭不啻也

大學引秦誓曰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又曰以不

不能保我子孫黎民六曰殆哉荒者相承以子孫為句絕蔡
清蒙引謂宜荒至子孫為句黎民字帶下荒字說是也但蔡
六以唐本尚昏句荒不明章句亦無明解為疑余按王充論
衡刺孟篇引尚書曰黎民六職有利哉迺知漢儒斷黎民以
下為一句荒之字可以為明證矣今詳文理如蔡荒則子孫
曰保黎民曰利曰殆各有所當若以黎民屬上則而六字為
虛語且後一句皆為蛇足大減精采古文不宜如是故余斷
從蔡荒為是

被為之善之為猶謂也言彼財用之人自謂善之然使其為
國家則畜害並至也其義六通未必有闕誤古文宜尔金仁
山謂善上晚不字則彼為不善之小人之便為國家十二字
為一句二法甚拙古文決不如是且長國家而務財用已足
小人矣何亦云彼間居為不善之小人乎哉金說不可從也
伊原佐倡古學但信論孟二昏不取六經至曰古文尚昏後
人偽造易十翼非仲丘之作禮漢儒所輯不足信也孟子云
不信書則不如無書伊佐之論本於安也夫孟子憂世之荒
昏者拘泥文詞才達事情故不得已而發是言所謂治病之
藥石也伊佐乃因是言遂致疑於六經二二且猶為疑况其

他字是原佐六坐尽信孟子也譬如過服峻藥反傷其書豈
不惑哉故予嘗翻孟子曰尽疑昏則不如無昏原佐之謂也
或曰孟子好持論人信其言無所苟君子以為不得已而奈
何也曰然孔子不曰予信而好古孟子反是故知其不得已
而言矣以警學者耳

晉陶淵明歸去來辭北存孔德璋北山移文唐韓退之原道
宋蘇子瞻赤壁賦張子厚訂頑尖五篇者虽非古文之至者
要当独步宇宙蓋淵明歸去來學楚辭而非楚辭自出拔扚
以述其萧散之懷行辭之間絕無哀傷慘怛之情特有優游

自得之意故荒之令人有薄世味耳澹泊之心矣其所以為
勝也從璋尖山移以對隅行達意繁縟而不冗錦麗而不靡
言長而不厭理直而不惡矣其所以為美也昌黎原道明仁
義弁道從排老佛宗周孔自孟子而後立言著論以衛吾道
者是篇實為首稱不特其文之為可觀矣其所以為貴也東
坡赤壁以韻語行議論命意高邁造語清新與寧超凡情景
兩尽故讀之令人有乘風之思虽其体非楚賦本謂亦自奇
特矣所以其為奇也橫渠訂頑為文頗奇古立言殆造道其
才其識俱非伊洛諸士所及也虽則性理家之言實秦漢以

未所未有也。所謂一變至於道者，其在斯人。興矣，其所以名
家也。

橫渠題書臺兩牘，東曰「啟愚」，西曰「訂頑」。伊川以「超卓端令」改
東西銘，殊不知銘有銘體。啟愚、訂頑，何得謂之銘哉？伊川不
解文章故也。

啟愚文不如「訂頑」之奇古也。

金縢云：「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興百執事。」蔡傳：「諸子百執事，蓋
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日周公使卜武王之
疾之人也。金縢云：「說也。」諸之也。夫即前史乃用祝之史，蔡

氏以為太史者是也。夫外不應更有諸史，蔡謂諸字為衆義
故也。左氏云：「惠王問諸內史。」遍古皆用「問諸」字者，不一而足
也。

君子者，大人之嘉号也。古人言君子，小人皆以大小而言。用
心於大處者為君子，用心於小處者為小人。後世概謂小人
為惡人，非也。小人非必惡人。孔子稱樊遲為小人，乃其證也。
宋儒說君子而分成能，在位亦非也。君子豈有兩般字在位
而無其能，不得謂之君子。虽非在位而有大人之能，則謂之
君子。二豈有兩般字。

聖人不言死生老莊累於死生蓋知者過之二病也平信長
似羸政豐秀吉似項藉要之俱所措武人為子大君也
子路好勇孔子亟折之齊王好勇孟子曰王諸無好小勇夫
撫劍疾視云彼為敢當我哉安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王諸
大之遂引文武之大勇以詔之由是觀之君子之不尚勇也
明矣然孔子嘗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乎子路
之死也曰噫天祝弟又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則夫
子之有取於子路也其意微矣予嘗云灌相如之完璧而婦
非以勇子濯池之會微相如則未王未必擊缶平負君之如

楚定後微毛遂則楚王未必受盟鴻川之會微樊噲則當日
事未可知由是觀之勇豈可舍興如三子之言即匹夫之勇
亦何所嫌哉勇士之為用於斯為大以為天下之達從者非
孔子之言乎行大事者不可不知也蒞祖歌云安得猛士兮
守四方有旨夫

孟子道性善荀卿言性惡楊子雲以人性善惡混韓退之以
性有三品孔子之言性則不可得而聞也余意古今言性唯
退之為其庶乎嘗試論之人性本有万品而大分有三一曰
善美孟子所云是已二曰惡美荀子所云是已三曰其惡不

甚可教之。三善者楊子所謂是已然善矣。實又万品聖人有
率性之道。脩實興之。教就養之以成。從其大綱。有六。周禮大
司徒所實。與六。從是已。何謂六。從曰。知仁聖義忠和。細分
其目。乃有仁者。有知者。有義者。有勇者。有孝者。有弟者。有忠
者。有信者。有廉者。有直者。有恭者。有儉者。有清者。有和者。有任
者。有謹者。有介者。有敦篤者。沉實者。俊逸者。剛毅者。謹慎者。警
敏者。聰惠者。果斷者。明睿者。文惟者。質素者。豪傑者。個黨者。
易簡者。周密者。機矣者。多才者。能執者。持操者。守節者。不可
具陳。愚美亦如矣。古今誠有教訓不可移者。故仲尼曰。唯上

知興下。愚不移。若以人性皆善。則舜何愚。四凶何誅。少
正卯。若以人性皆惡。則十塗之邑。何有忠信焉。唯多一等中
片之人。興善人居。則化善。興不善人居。則化不善。若然。有可
教之。三善是故。先王之政。教為貴。余謂韓子之言性也。其庶
乎矣。說也。

西施毛嬙。不必同面。而鈞是美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不必同心。而鈞是聖人。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非唯
常人為然也。雖聖人亦宜然。而必有所同者。如所謂聰明睿
知。克明。能仁。覆天下。是已。如其平居所安。便及小好惡。何必

同如孔子不撤薑食其所嗜也。若虽小事可以見其不異於人也。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安之謂也。故子產之言千古之名言也。程子乃謂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豈不謬哉。

孟子告齊宣王云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安唯可以詔為人君者而不可以詔為人臣者則非通論也。他日對公孫丑曰君子居安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也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孟子六嘗以君子自處。今所告齊王者言之君子之言可子向使其子弟之愚而信君

子者聞安言寧不貽其害哉。故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孔子對定公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至哉言也。安謂通論。安謂君子之言。安之孟子之言。奚翅霄壤。

孟子於存宣王不非其好勇好貨好色而因贊之以進其說。蓋巽興之言取其易入而已。宣王若說而欲之尚亦有益哉。其於惠王進見之日首折其問。被其所望。子賢者專在利其國。孟子所告乃經生之於非。收之急務。如之何。見聽宜其以為迂遠而困於事情。惟當斯收。即使孟子姑為巽言以導之。

惠王亦未必說而欲之要之人非其人敗非其敗也况孟子
虽懷道術然布衣羈旅非有被堅執銳之勤排难解紛之故
而徒以口舌求售以短生而欲兴荒客争功其終不遇不亦
宜哉

